

# 大写小写又一年

□王素艳

年像走马灯转个不停。我印象中的年是跟数字联系在一起的。记得小时候,差不多从十二月末开始,大人们就扒拉着算盘,琢磨来琢磨去,不时在过年的备品清单中划去一两项。孩子们的心便跟着一起哆嗦。

那时候,物质生活相对匮乏,人们的采购愿望能否得到满足,取决于柜子里的毛票多少。有一回,父母把面额大小不等的纸币摊在桌上。我好奇地瞅瞅这张,看看那张。昏暗的灯光在头顶一闪一闪,有个疑问也在我心头一闪一闪,“钱明明是长方形的,为啥上面写个‘圆’字哩?”当我知道“圆”是“元”的大写时,简直是一头大写的雾水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当时的我对货币和货币单位一无所知。

当然,临近年根儿,过年的必需品经历一番曲折后总会走入千家万户,包括肉、油、鞭炮、糖、瓜子、花生等。往往是大人费尽心思这里藏那里掖,孩子们群策群力这边找那边寻。就在这类类似拔河的过程中,年悄悄地来了,带着红绿挂钱儿,带着香喷喷的对联……

北方人习惯用白面加水,搅拌后煮熟,所谓浆糊。待稍稍晾凉,用刷子将浆糊在对联上涂抹均匀,大门上、房门两侧等重要、显眼的地方便增添了新年的气象,亮堂堂喜洋洋。孩子的关注点和大人不一样。有的小孩嘴馋,趁人不注意偷吃浆糊,边吃边忍不住吧唧嘴,仿佛品尝的是玉液琼浆。

我倒是没吃过浆糊,我关注的是对联上的字。有人擅长写对联,常常提笔就是一个“萬”字,然后,捋捋胡须,一脸幸福。“这是万个字啊”,他说,“百万的万,千万的万!”大家听着,想百万千万该是啥样,不觉露出幸福的笑容。而那时候,我们身边还没有“万元户”。

过了几年,镇上突然到处都是电视天线了。我们再也不去别人家蹭节目看了。特别是大年三十那天,坐在自家炕上,一边包饺子,一边看小品、欣赏歌舞,真是畅快。

印象较深的是1990年春晚。韦唯唱了一首歌,歌名叫《一二三四五六七》,曲调很欢快。“一二三四五六七,我的朋友在哪里……”听着听着,我手上的动作不觉慢下来。我想起了那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,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,听说,除亚组委外,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自发投身到筹集资金的行列中去,甚至有很多小朋友把储蓄罐里的毛票和钢蹦儿都捐了出来。亚运会如期举办,在开幕式上演唱歌曲《亚洲雄风》的就有韦唯。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头。我们亚洲,河像热血流……四海会宾客,五洲交朋友。亚洲风乍起,亚洲雄风漫天吼。”韦唯用自己高亢的声音,深情的演唱,将广大国人的拳拳爱国心、殷殷好客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不管祖先留给咱们黄色白色黑色的脸,点点头我们都是姐妹兄弟。”电视上,韦唯的歌声依旧那么深情,那么热情,那么诚恳。

又一转眼,我参加工作了。面对林林总总的数字,感觉头都大了一圈。特别是年底时,简直忙得陀螺。那段时间,无论睁眼闭眼,还是吃饭睡觉,总有大大小小的数字在跟前飘。等到年终任务完成,尘埃落定,我还久久不能从虫洞般的大写小写中爬出来。以至于连续数年,我都没有空间感,仿佛一到冬天就钻进了数字迷宫,等脱了身,外边的世界早由白雪皑皑变成了红光满面。待匆匆忙忙回到家,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,左看看,右看看,左思右想,写到纸上的东西硬是不会超过五样。

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,过年不是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了。

这些年,餐桌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只要可以入口的,平时基本都能吃到。动辄摆六个盘子八个碗,对普通家庭来说亦是寻常事。要说过年,也不过是比平日多摆两样菜,人们还一个劲儿嚷嚷:“来素的。肉吃多了油腻。”

至于年货嘛,开车转一圈,就把半个市场都搬进了家。现在的老板也省事,不用打算盘,按计算器,只需出示二维码,得,通过微信扫一扫,进账了。

等到大年三十晚上,人们歪着,躺着,笑着,说着,手指在手机上划来划去,像轻快的小舟。液晶电视的大屏幕独自狂欢,手提电脑的播放器悠然自在,孩子们猫在自己屋里数压岁钱,大大的红包和小小的笑脸相映成趣。

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,我常常产生幻觉,仿佛自己一夜之间从灯光昏暗的小平房穿越到了现在的高楼大厦,我的声音被飞快的脚步远远地甩在身后。“壹拾佰仟”这些大写的数字像高天上的流云,“万象更新”的美好祝愿和五彩缤纷的礼花一起绽放绚烂。直到耳畔传来铿锵的歌声:“一撇一捺……大写的呀中国人,追逐梦想,改地换天,总是热血沸腾,弘扬中国精神……”我笑了。

几十年光阴和几十个鲜活的“年”像走马灯在眼前闪现,让我看到,无数“大”与“小”相依相偎相得益彰,譬如:小体量,大能量;小视角,大视界;小视点,大情怀……还有,小小的我们,大大的未来。



## 追光的蒙古马

□刘薇薇

那是一匹蒙古马  
此刻,月光不计报酬地倾泻  
老马与雪色融成一幅风景画  
棕色的皮毛,像原野里燃烧的火把  
身姿矫健,线条流畅  
我眼里闯入了广袤的草原  
和它驰骋的过往

那是一匹有理想的马  
一生都在追光,不停奔跑  
光存在的地方,路延伸着  
一匹马踽踽独行  
行程漫漫……  
风雪中立立,旷野里嘶鸣  
丈量山川的巍峨,飞掠奔腾的江河  
雷霆、烈日、暴雨、黄沙  
汗水凝结为日常,诺言幻化为脚印  
不问,前路有多远,值不值得  
执着的躯影,绘成永恒的力量

如今,老骥伏枥  
驻足在斑驳的山脊下  
长鬃纷扬,掩盖惊心动魄的过往  
眼眶里水晶流淌  
前世,如闪电般划过  
寒风扫向枯叶,老马打起了响鼻  
山谷中传来了高扬之音  
像掌声,一阵一阵回响

## “疫”起读书遇见美好

□刘艳华

我喜欢在冬日的暖阳下,寻一本好书,静坐在窗前,任柔和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落在书页上,身心浸润在袅袅的书香中,无比的愉悦。此刻,或许读书才是最快乐的事。

不断反复的疫情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,很多人埋怨疫情让人裹足不前,我却认为这样反而给我提供了更多读书的时间。用读书的方式来修身养性积累智慧,犹如主动选择做一只练习奔跑的狼,不惧怕突然到访的狮子。

热爱读书的人从来不会觉得人生苦,只会把生活中的苦难当作一次次次的蜕变,透过名家伟人的思想和智慧,不断的正视自己、修正自己、重新来整合塑造更有价值的自己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“和书生活在一起,永远不会叹气。”

“心中若有桃花源,何处不是水云间”。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打发着疫情期间百无聊赖的时光,此时的窗外,异常冷清。室内,却温暖如春。我倦卷沉思,仿佛置身于万紫千红的春意中,没有冬日的清寒,没有恼人的疫情,从字里行间品出的哲理,让自己明了生命的厚重,看清了人间的苦与乐,得与失,在突发疫情面前,不慌不忙的坚强起来,没有了焦虑,没有了恐慌,内心多了一份淡定、平和。在焦躁不安的世界中享受着乐观和镇定,此时的阅读,就是我的“避难所”,成了我心灵的栖居地。

初冬的书香,带给我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,相信我们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——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!



## 月,是山村的一盏灯

□风凝

山村的夜色格外浓稠,月,便成了这里的一盏灯。盛夏的夜晚,月色如水,倾泻而下,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,透着一种灵动与缱绻。

夜幕之下,群鸟归巢,小院里盛满月光。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,一可省电,二可防蚊。点燃艾绳,人们便摆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。大人喜静,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,喝茶、抽烟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。孩子可就闲不住了,常常爬上石堆,站得高一些,再高一些,尽可能地接近月亮,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、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,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,然后,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。

侧耳倾听,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,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。没错,这正是山村的神奇之处,即便你一辈子,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,也总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,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它们的喜爱。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,变得愈加皎洁。草木的清香,在鼻腔里蔓延,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。晚风清凉地吹着,惬意极了。一片朦胧中,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。

清风飒至,朗月入怀,夜色下的山村节奏慢了下来。星星在夜空中小憩,人们也卸下一天的疲惫,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。抬眼望去,起伏的山峦勾勒出墨黑的轮廓,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,大气磅礴,令人震撼。

初冬的月夜,别有一番风味。草木凋零,万物蛰伏,一派清寂,满目荒凉。这时的月光,无遮无拦,一泻千里,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怀抱中,一路前行,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。寒月无声,我亦无声,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。有时候,我会担心,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,自此销声匿迹。

我一直觉得,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,也有些执拗。这个时节,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,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,来到院子里赏月。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,从弯月如钩,到满月似盘。在月亮眼中,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,也没有饥饿冷感的感受。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,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,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,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,简单、纯粹、冰清玉洁。

山村的冬夜格外漫长,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。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,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,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。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,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,且深信不疑,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,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,是闪着光的。

在我心中,月,早已成为照亮山村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。



## 腊八粥是一碗温馨的人间烟火

□张蕾

冬日的曙光,慢慢伸出纤细明亮的手,把橘红色的光泽与灰蒙蒙的天空搅拌在一起,整个早晨像一碗刚刚盛起的腊八粥,散发出香甜的味道。

腊八节的早晨,我们围坐在桌前,喝着母亲昨晚就开始熬制的腊八粥,有滋有味。腊八粥又称“七宝五味粥”“佛粥”,由多种食材熬制而成。

记得小时候,住在平房的林区家属院,家属院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木制粮柜,常常只有面粉和玉米粉。腊八节前一晚,我去小朋友家玩,她的妈妈王阿姨变戏法似的,从粮柜里拿出大米、小黄米、黑米,她家的粮柜简直像一个百宝箱。炉台上还有一碗浸泡得发胀的各色豆子。我好奇地问,“阿姨,您这是做什么?”“熬腊八粥呀,好喝得很,你妈妈不给你做吗?”我低头不语。阿姨安慰我,“明天早晨来我家喝腊八粥吧!”

“那我要带碗吗?”我问。阿姨笑笑:“不用,把你的户口转来就行!”

第二天是腊八节,一睁眼,我就端一个凳子放在我家的粮柜下,爬上去打开粮柜舀面粉。妈妈问:“你在做什么?”我说,“我要把户口转到王阿姨家!”妈妈放声大笑,“这么转户口呀?为什么要转?”

“王阿姨家有腊八粥!”妈妈突然收起了笑容,“对不起孩子,妈妈忙,把这事忘了!”

我没去王阿姨家,但王阿姨还是送来了一碗粥,我慢慢地喝着,生怕一不小心喝完了。妈妈摸着我的头,“从今天开始,我就给咱攒腊八粥的食材,明年一定让你喝上腊八粥!”

第二年腊八节前一晚,妈妈也和王阿姨一样,变戏法似的,从粮柜掏出大米、小黄米和黑米,又端出一碗事先泡好的豆子、花生仁,还拿出几颗红枣,开始熬制腊八粥。妈妈往锅里添上水,又生着火,我坐在灶下帮着添柴。水开后,妈妈先把豆子、花生米和枣放进锅里,盖上锅盖煮。过了很久,妈妈又往锅里下了黑米,随后陆

续下了大米、小黄米。妈妈不时掀开锅盖用长长的铁勺搅来搅去,还不忘嘱咐我,火不要太大,小一点、小一点。

窗外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,灶台上升起热腾腾的水蒸气,我闻到锅里散发出来粥的香味,嘴角流下了口水。

此后多年,母亲都会在腊八节的前一晚熬制腊八粥,加入“腊八家家煮粥多”的烟火中。其实有了高压锅,腊八节早晨熬粥也来得及,但母亲还是喜欢在腊八节前一晚,把铁锅架在燃气灶上,用小火慢慢熬粥,浓浓的腊八节气息在熬粥的过程中一点点浓郁,香甜的味道让家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温馨。

每年腊八节的早晨,我们一家人已经习惯围在桌前,喝母亲熬制的腊八粥,聊一年一度的腊八节。

腊八粥,那是一碗温馨的人间烟火。



## 冬临春不远

□沈德红

我回头看,猫和狗都没有跟着我出来散步。我知道猫躲在炕上睡觉,狗蜷缩在柴垛上晒太阳。

走到临近的那个小村口,我站住了。村子里很静。秋收已经全部结束,劳累了一秋的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喝茶吧。

谁家也不想去。因为都是老人们,去了会勾起思乡之情,会听着她们的唠叨,想念父母,增加愧疚感。让心里淋一次雨,让眼里发次水,所以还是不去了。

转身往回走。走不多远,就看见了自家的屋子,孤零零地立在一大块平台之上,感觉像是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小舟,又像远古时代,野人搭建的窝棚。寂寥,孤单感特别强烈。

进了院子,看见婆婆站在门口向远处张望,传来公公的问话声,都两点了,还不做饭?婆婆说,立冬了,从今天开始,改一天两顿饭了。

我心里说,这冬天是真的来了。回到屋里,感觉屋里好空旷,心里也一下变得空落落的。冬天来了,就意味着雪花飘飘,大雪封山。对于我来说,这山沟沟里的冬天是漫长的,如沉沉暗夜,没有尽头,我该怎么打发这漫长的时间?

百无聊赖之际,只能拿起书来打发时间。恰巧书里有这样的句子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像一根玉指拨动了我的心弦。

细想想,虫子冬眠,是为了好好的迎接春天,百化花泥,是为了春天盛开得更娇艳。河水封冻,也是为了春天更欢快地奔流。冬天应该是个酝酿的季节,修整的季节,沉淀的季节。大自然的四季,都有它的规律,在漫长的冬天,美好的春天就是希望。多少花草虫鸟,都躲在暗处,擦胭脂抹粉,等着春天一来闪亮登场。这样想着,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:蓝天白云,小河潺潺流淌,野花盛开,蝴蝶翩翩起舞。鸟在枝头歌唱,猫狗在嬉戏打闹,我在田里忙着播种。

多好的场景呀,如诗如画。这样想着,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,顿时明朗开来。就让我学这些花草树木和虫鸟吧,在漫长的冬天,修身养性,读书写作,憧憬着美好的生活。忽然感觉,我的前方似有一束亮光,这亮光是虚无缥缈的,像梦一样。有时候,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时候,在心情茫然无助时,心里都是这束光在支撑着,虽然这样的光亮像夜空中的星光一样微弱,但毕竟还是有希望的。我要按着那光的指引一直往前走……

东北的冬天很长,但我有足够的信心战胜冬的单调和霸道、萧瑟和清冷,从冬日中走出去。

因为我知道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